



故园橘

□童鸿杰 文/摄

元宝岙，是村南边的一个山岙。那里除了几十亩农田，还有我家承包的一大片橘子树。小时候，相比于农田里劳作的辛苦，橘园带给我的快乐可不少。

春天的时候，跟着父亲给橘子树堆肥。沿着树冠的边缘，在地上挖几条月牙形的沟，然后把提前准备的牛粪和猪粪铺上去，再把土盖好。那时候的我贪玩，总把那些沟沟坎坎当战壕，然后捡几颗石头排兵布阵，幻想着自己是保卫边关的杨六郎。直到父亲挑着水桶来浇水，我才装模作样地去拔草。

橘园在朝北的山坡上，因为光照少，产量不太高。为此，父亲总是在阳光稍微富裕的地方开荒，然后自己嫁接橘苗。父亲嫁接的时候，我是喜欢看的。挑一棵老成的杂树，在距离地面五六厘米处斜斜地砍上一刀，把橘树的枝干插入，再用包粽子的箬叶捆绑。捆的时候，我总是主动去帮忙，看着树干上层层叠叠的箬叶，心中难免有一种自豪感。

夏天的时候，家里主要的精力是“双抢”。但是橘园里的土质好，父亲也会种一点西瓜。前面说了，橘园朝北，光照不足，所以西瓜总是比山下的要晚熟。这样也挺好，过了立秋，别人家的西瓜都吃完了，我还能在橘园里吃到好吃的西瓜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心血来潮，在橘园挖了几个坑，让西瓜长到坑里去，事后又忘记了。过了很久才想起来，急匆匆地去挖，居然还有一个西瓜能吃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应该是我童年最难忘的美食了。

国庆节一过，就到了摘橘子的时候。我们家的橘子树有几百棵，要花费的工夫可不少。有一年秋天，橘园大丰收，满山遍野都是黄绿色。一家人实在忙不过来，就请亲戚们一起来帮忙。吃过早饭，六七个人拉着车去岙里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聊谁家的媳妇最勤劳，谁家的儿子挣了大钞票，还有谁家的姑娘去上海打工，嫁去了香港。

聊着聊着，就到了橘子树下，大家一字排开，拿起剪刀，在咔嚓咔嚓的声音里，橘子齐刷刷地落在大家的手掌上，又齐刷刷地滚进了竹篮和箩筐，好

像一个个听话的乖宝宝。

我的力气小，但是体重也最轻，就爬到橘子上摘那些长得高的。那时候的我调皮，一边摘，一边还把树枝摇，旁边的姑姑婶婶姨娘就会笑，笑我是个皮猴。哎呀不好，皮猴把树枝踩断了，眼看就要落在地上，没想到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是母亲。母亲掸了掸我身上的土，悠悠地说：“别摘了，这几个橘子啊，就留给小鸟吃吧。”

傍晚时分，收工了。爷爷父亲叔叔挑着担子往山下走，一担橘子150斤，压得扁担吱吱作响，他们也不停下，一口气挑到手拉车旁，然后回来继续挑。手拉车装满了，开始往家里拉。这时候，我又成了推车的小助手。一路上，一边推，一边盯着那些橘子玩点兵点将，点到了谁，谁就滚到我的肚子里来，好不好？

子丑寅卯。一年年过去，我上班了，去摘橘子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倒是每年秋天，父亲都会到橘园摘一些最好的橘子，送到我的单位或家里。然后过几天，问我橘子好不好吃，要不要再来送一点。有一次，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父亲又打电话来，我连口说不用了不用了，水果店里到处都是橘子，好吃又便宜，你就别费劲了。父亲一下子沉默了，过了很久，低低地哦了一声。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说明天下班后开车去拿。

第二天，到橘园的时候，父亲母亲早就摘好了橘子在那里等我。夕阳下，父亲的身影瘦了很多，原本宽厚的背，看起来像一道拱起的土坡。母亲好像也更矮了，头上又多了好些白发。我有些难过，转过脸去看橘园，橘子树顶上还有好几个大橘子呢。没等我开口，母亲又说起了那句我听了好多年的话：“这几个橘子啊，就留给小鸟吃吧。”

一句话的工夫，十几年又过去了。如今，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，橘园也早就被别人承包了。但是不知怎的，每次看到橘子总会想起很多，父亲的劳作，母亲的怀抱，还有一群人摘橘子时的欢笑，于是那故乡的橘园带着一种深沉的颜色，在我的梦里又浮现了。

闲谈时光

□施群妹

中午与表妹约定来家里取蔬菜番薯，我眼巴巴等到困意袭来，她的身影仍不见踪影。直到暮色初临时，她才踩着夕阳慢悠悠现身。我佯装生气：“一下午都忙啥去了？这些番薯都快被我‘念叨’得发芽啦！”表妹还未开口辩解，自己先笑得眉眼弯弯，原来她刚要出发，就被串门的隔壁大姐绊住了脚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明明骑着电瓶车，本打算只随口说几句，却硬生生坐在车上聊了几个钟头。

这场景，不禁让我想起老妈。她每次去隔壁村的二外婆家送水果，出发前总是信誓旦旦保证“最多半小时”，可我们压根儿不信。果不其然，她一去就是大半天。有回我去二外婆村的小菜场买菜，半路上撞见她正和一位白发婆婆聊得热火朝天，手里还提着那袋要送的水果。我问需不需要顺路送她，她摆摆手让我先走。等我买完菜回来，正瞧见她急急忙忙往二外婆家赶，见着我又赶忙招手，要求我载她一程，生怕误了饭点。送到目的地之后，她又和二外婆唠起家常，催我先回家做饭去。

仔细想想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从老妈家带回满满一大袋农副产品，一路上尽是“羈

绊”。路过姑姐家小区，我发微信让她下楼拿东西。刚一见面，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她对着农副产品赞不绝口，和我讨论烹饪方法，我分享自创菜谱，她又聊起食堂伙食、食品安全，还感慨有地种菜的幸福。我几次想走，她却拉住车把热情地挽留，连做萝卜的新吃法都要细细叮嘱。

拐个弯转到小姨家，她家在一楼，常年门虚掩着。我推门而入，小姨正啃着玉米，见我来了，立刻起身接过袋子，转身端出剥好的石榴。奔波一路又渴又饿的我，抓过一大把石榴籽倒进嘴巴大快朵颐。小姨热情地递来玉米，鲜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，我一屁股坐下，瞬间没了起身的念头。小姨在厨房收拾蔬菜，邀请我留下吃饭，我欣然应允，发消息通知先生也过来。此后，厨房里飘着饭菜香，我们聊着家长里短、八卦热点，从黄昏聊到夜幕降临，才心满意足地各自散去。

回到家，我又突然想起，今天还没和金姐聊过读书心得，于是，手指又不自觉地划开了手机屏幕，开始新一轮的隔空畅谈。这些被闲谈充满的日常时光，看似打乱了心里的计划，却满是生活的烟火气与温情，是平淡日子里最鲜活的小确幸。



AI生成图